

文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立秋节气已过,金秋已悄然到来! 8月底至9月底,在气温热度不减的广州,即将刮起一股来自北国的艺术旋风:东欧交响乐佼佼者演绎的大师之作、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族歌舞、浪漫又“高冷”的冰上芭蕾、正统权威的俄罗斯古典音乐纷纷上演。市民将感受到多元而深厚的艺术魅力。

民族歌舞、冰上芭蕾、交响乐团……

# 九月的广州刮起北国艺术旋风



《天鹅湖》将在真冰舞台上面众

##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天鹅湖》

时间:2023年9月8日(周五)19:30 9月9日-10日(周六、周日)14:30 19:30  
地点:广州大剧院歌剧院

提到“古典芭蕾”,相信不少人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作品就是柴可夫斯基谱曲的《天鹅湖》。作为上演次数与版本最多的芭蕾舞剧,此次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了冰上芭蕾版《天鹅湖》。该剧将在制冰过程耗时24小时、厚度约5厘米、超过100平方米真冰舞台上面众,40多名冰上芭蕾明星将倾情演绎这部不朽之作。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创建于1967年,作为全球顶尖的冰上芭蕾舞表演团体,从第一次在圣彼得堡“水晶宫”剧院公演至今五十年来,该剧演出已经超过5000余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冰上芭蕾舞表演不单纯只是花样滑冰和芭蕾舞的结合,还融合了性格舞、俄罗斯民间舞等种类的舞蹈,使得冰上芭蕾舞的表演更加丰满动人。而在有限的剧场舞台上,演员们的有效滑行距离大大缩短,在冰上完成跳跃、跨步等动作的难度变得更大。高难度托举、旋转、跳跃……观众能想到的高难度动作尽在“冰上芭蕾”。

冰上芭蕾舞表演不单纯只是花样滑冰和芭蕾舞的结合,还融合了性格舞、俄罗斯民间舞等种类的舞蹈,使得冰上芭蕾舞的表演更加丰满动人。而在有限的剧场舞台上,演员们的有效滑行距离大大缩短,在冰上完成跳跃、跨步等动作的难度变得更大。高难度托举、旋转、跳跃……观众能想到的高难度动作尽在“冰上芭蕾”。

## 莫斯科哥萨克合唱团库班老歌音乐会

时间:2023年9月3日(周日)19:30 地点:广州大剧院歌剧院

俄罗斯艺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面貌。俄罗斯歌曲是俄罗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中国观众喜爱。莫斯科哥萨克合唱团成立于2013年,他们的表演风格融合了传统哥萨克唱法和现场乐器伴奏,因独具个性的和声编写而广受赞誉。

莫斯科哥萨克合唱团通过音乐展现了哥萨克人的生活与文化传统,进而展现了俄罗斯多元化的历史与文化。现场表演气氛欢快,通常含有舞蹈、军刀等表演元素。从他们的歌声画卷里,观众不仅能感受到来自极寒之地的如火热情,也能看到这个民族多元与包容

的精神。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们走遍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往往引来全场喝彩与掌声。莫斯科哥萨克合唱团用最质朴的声音告诉观众,音乐是无须翻译、世界共通的语言。本场音乐会,他们将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喀秋莎》《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世界名曲;还有《辽阔的大草原》《哦,草地啊草地》《乌鸦》等哥萨克民歌以及组成哥萨克歌曲的重要基础——库班老歌《我是黑发女郎》《玛鲁霞》等。库班歌曲曲调气势恢宏,辽阔而壮阔,本场演出的曲目更是精选了俄罗斯现代诗人及作曲家的代表作,以展现出库班歌曲的独特韵味。

## 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和费多谢耶夫音乐会

时间:2023年9月29日(周五)19:30  
地点:广州大剧院歌剧院

183年前,伟大的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出生于俄国。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并不顺遂,但他为世人留下无比丰厚的艺术财富,因此也被乐迷亲切地称为“老柴”。与其他俄罗斯作曲家相比,“老柴”在创作体裁上的涉猎最为广泛——在交响曲、话剧、舞剧、协奏曲、音乐会序曲、合唱、室内乐以及艺术歌曲等领域都留下了大量佳作。“老柴”将感人的旋律、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戏剧性融于作品中,时至今日,这些作品的光辉依旧熠熠。

俄罗斯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前身为苏联“全联盟广播与中央电视台交响乐团”)创建于1930年。该团悠久的历史、细腻录音、繁忙的演出日程,证明了其世界一流交响乐团的地位,而该团也是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最权威的乐团之一。

米亚斯科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斯维里多夫、肖斯塔科维奇、鲍里斯·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都曾将自己的作品托付给该团首演。指挥大师弗拉基米尔·费多谢耶夫自1974年起担任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在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将在费多谢耶夫大师的执棒下,以最权威演绎者的身份,为广州观众深刻诠释柴可夫斯基的第四和第五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



华沙爱乐乐团

## 卡斯普契克×陈萨×波兰华沙爱乐乐团

时间:2023年9月11日(周一)20:00  
地点:星海音乐厅

1901年11月5日,波兰华沙爱乐乐团举办了乐团首场音乐会。

建团百年来,该团充分展现了隐藏在音符背后斯拉夫式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演奏风格细腻,丝丝入扣,逐渐成为波兰地位最高的交响乐团,同时也是欧洲音乐界的领航者。

如今,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东欧交响乐团翘楚,波兰华沙爱乐乐团曾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现场见证过无数古典乐新星的冉冉升起,其录制的专辑更曾摘得美国格莱美奖、法国金音叉奖、ICMA国际古典音乐奖、英国《留声机》奖等极具分量的古典乐大奖。

金秋九月,由波兰指挥

大师雅切克·卡斯普契克执棒的华沙爱乐乐团将联袂广州乐迷非常熟悉的中国钢琴家陈萨,为羊城观众献演。

音乐会将以潘德列茨基歌剧《失乐园》中的“小慢板”开场。该曲篇幅虽只有4分多钟,却细腻而优雅地刻画了亚当与夏娃共度的曼妙时光,丰富的新浪漫主义元素扑面而来。

随后上演的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其旋律富有灵性和幻想,使人听了如同回到青春梦幻中。

最后上演的是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作曲家开创性地融合了德奥交响传统、波西米亚音乐与“新大陆”美国本土音乐元素,独具民族情怀与国际精神。



哥萨克合唱团

E-mail:hdzpj@ycwb.com

她们过得挺快活,“知足者常乐”,也许这就是幸福

## 表姐

□张琴(西班牙)

二姑妈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表姐早已出嫁,余下的三个表姐总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耕耘着家中十几亩地。播种收割、缝补浆洗、纺线织布、灶前灶后、里外应酬,二姑妈几乎不用插手,家中便井然有序。

在我的记忆里,二姑妈家的屋梁窗棂上,总是挂着不同尺码的一大串鞋,以及全家老小的四季衣物,箱子里堆放着已织好的土布床单被罩。那时城乡全靠票证购物,我远在他乡的父母一家人,家境拮据。十分难得的是表姐们时常牵挂着,不断把做好的棉衣、棉裤、棉鞋,或是织好的粗布被单,加上节省下来的布票,用粮食从集上换回的全国家票,一起带给我父母。

我就读的这所学校离家很近,他们时常嘘寒问暖为我付出不少的爱。高中第一学年的冬季,姑父拉着板车,冒着鹅毛大雪来到学校,送来玉米和红薯片,还有表姐做的棉鞋,那份情意常温暖着我。

看着表姐们个个长得如花似玉,却穿着自家织的土布衣,吃着自家种的粗粮,却把节省下的布票馈赠家人,心中那份愧疚使我常感不安。可她们无一不抱憾这般心地直到如今,真是难得啊!

20世纪70年代,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每当黎明的曙光洒向地平线,村里便响起了上工的钟声,表姐们整齐地肩扛锄头,迎着朝阳踏着晨露去了田间。收工回家时,三个表姐手里不会闲着,每人总要薅些草、捎带点树叶、柴禾什么的,她们的心自有一番惬意。

人还未到,喜色欢笑早已飞落院中。三个表姐进得家门,把小庄压的水抽得哗哗直流;只见她们洗脸刷牙照镜,擦的雪膏膏满溢满着香气。按下馍馍上了锅,先为老人送上白馍馍,端上茶水,她们才各自端上粗粮窝窝头,去了大门口外与姐妹们共聚餐饮。你

品尝一口我的菜,我喝上一口你的南瓜汤,美滋滋的。

逢年过节是北方农村择定婚嫁的日子。这一年,二表姐要出嫁了,两个妹妹忙着为她准备嫁妆。二姑妈家的院里弹棉花,褥子被,纺线和织布忙个不停。夜已三更,鸡鸣三遍,启明星朝南走了很远很远,还听见屋内纺花车嗡嗡个不停。待一年半载忙下来,春夏秋冬盖的铺的穿的戴的,棉的夹的应有尽有,连梳子镜子、毛巾脸盆、香皂雪花膏都备得齐齐整整装了几大箱。农家姑娘要出嫁,也少不了城里人那种排场。

出嫁那天,婆家来人抬走了二表姐所有的嫁妆,姑娘挽扶着新娘上了轿,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她告别了亲人离开了自幼生长的农家小院。

西厢房里,两个表姐早已哭成泪人,从小一块长大的姐妹,再也不能长相厮守。

接下来几年,三表姐、四表姐都相继出嫁,表弟和表妹肩负起这个家的重任。末了,表弟娶了二姑妈,表妹也嫁了人。

二姑妈是幸福的,乡邻乡亲羡慕她老人家养了众多孝顺的儿女。虽说闺女们早已出嫁,儿子有了媳妇分了家。逢年过节女儿送来好吃的,赶集路过家门捎来鸡蛋白馍馍,知冷知热又送来了衣物鞋帽。表姐表妹时常接走了姑妈,轮流小住半月,长住一年半载。脾气古怪而倔强的二姑父,对老伴去了闺女家,虽感孤独寂寞,但无可奈何。其实表姐们说破了嘴,气胀了肚皮,二姑父就是死活不肯离开自己的窝,儿孙们也只好随他去了。

如今,表姐们已做了婆婆。像当年那样,嫁了女儿,娶了媳妇,她们最后为二姑妈尽了孝心送了终。那座小院从此留下二姑父一人。

20多年未见表姐们,好思念!有朝一日返乡,定要去兑现自己的诺言,说声:“表姐,我回来了。”

## 文德路为何被称为文化街?

□黄大德

众所周知,广州的文德路被称为“文化街”,但这雅号因何而得,始于何时?大多不甚了了,许多人认为是因为文德路一带书店多,被书店、古玩店多,而得名。闲来无事,随便翻翻史料,竟翻出个来龙去脉。胡根天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朋友的调查,据说复员以来,全国的都市,画展开得最多的是广州,其次才是上海。这大概可以相信,誉为广州文化街的一条文德路,过去的一年当中,画展的确开得有点蓬勃,文献馆的若干回古画欣赏才开完,中山图书馆的个展或联合展紧接着又来,有时两馆还同时开展,更有时两馆之外,某某学校或某某学会的礼堂也得借出来开了,誉为‘文化街’,这颇不平凡的名称,大概和画展之多也有相当关系吧?”

“文化街”之称,竟是因展览而来的。把民国的展览史料过一通电影,此论的而且确。

1921年举行的“广东第一回美术展览会”,是在广东省图书馆内举行的。当时广东省图书馆馆址在文德南路,即著名的南园旧址,现在的“文苑”停车场。是一次展览规模空前,仅书画作品就有两千多件,仅陈列书画便占了数十室。

此后,文德路一带便成为各种展览的重要场所。且随手捡几条展览信息——

1924年起,癸亥合作社的年鉴、国画会的大展,都是在惠爱路番禺师范学校(又称禺山中学、禺山书院,位于上世纪50年代的广州市文化局,即今之南越王宫署遗址)举行的,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救救亡漫画展也是在该校场地举行的。

1932年1月28日,日军占领

上海吴淞口,狂轰滥炸,史称“一二八事变”。画界同人立即在文德路的律师公会策划“国难救济书画展览会”。

1933年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落成后,便一直成为书画展览的重要展场,1934年10月“广州市美术展览会”就在图书馆新址举行。1948年岭南国画名家六人书画展也是在此图书馆举办,并留下了一张陈树人、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六人在图书馆门前的合照,有意思的是,因为高剑父实在太高,站高一阶台阶,成为岭南画派的一张经典照片。不过现在刊发时都是经过裁切的,下截去石阶,看不出身高差。

自从当时的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后,民教馆也成了展览的好去处,但在那里举行的展览大多有官方色彩。如1937年5月徐悲鸿来广州办展,就是在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行的。除此之外,展览较多的要数长堤青年会(今长堤大马路、沿江路与解放南路交界西侧)。

抗战胜利之后,避难各地的画家先后回粤,还有不少南来的画家,他们都极想通过展览卖画救济急以改善生活。随着展览的激增,展场除长堤青年会、省民众教育馆外,多集中在文德路一带。

中山图书馆的展览不断,粗略翻一下,有李铁夫、高滴生、陈海虞、姚敬程、刘大步、林清霓、黄尧(漫画家)、陈树人、周千秋、梁架梁、张祥凝、陈芷叮、曹若、陈凝丹等都开过个展,还有胡藻斌、黄少强的遗作展;另有专题展、团体展、藏品展(如郑芷园所藏《古代文化艺术展览会》),等等。不过,最有特色的是广东聋哑福利会举办的聋哑画展和西洋名画欣赏展。

广东文献馆从1946年开始筹建,到1949年2月因国民党节节败退,总统府国史馆迁入文献馆而停止开放的三年内,除了十多次艺术观赏会外,还举办了轰动全城的叶因泉《抗战流民图》展览。国史研究会文献馆举办温其球、姚若若、宋彦成、张纯初、潘至中、李野星、利佳士、李耀屏八人遗作展,赵浩公遗作展;举办了谢兰生、黎二樵、陈白沙、苏仁山、苏六朋以及国父文物展、明清两代书画展、二居绘画展、张谷维藏敦煌石室佛画、唐人写经卷及宋元明历代书法名画、何氏嘉乐图劫后重展。在世的画家在此举行过书画展的有关山月、方人定、陈荆鸿、伍鑫甫、卢振寰、林清霓、李伟卿、商承祚等近百人。

胡根天和王益论都注意到不少展览在这一带的“某某学校或某某学会”举行,如太阳画展在文德路社会服务处(在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内)举行;冯百砺的书法展览在留美同学会(今文明路39号)举行;陆志厚画展在黄图文化事业社(原新华电影院旁)举行;赖敬程国画展在文德路教忠中学礼堂(今广州市第13中学)举行;陈文希个展在广州德奥同乡会(在文德路65号之一,已拆改建为广东作家协会宿舍楼)举行;陈雨峰、黄雨农金石书画展在文德路(60号)北大同乡会举行;黎雄才的西北写生画展在留东同学会(今文德路广州市第13中学内)举行……

展览多就一定有文化吗?忽想起20年代有一流行话语:图画于历史,即有极重要之关系;有史以来维系一国之心、之风俗、之政治、之文化者,实为艺术。于是,文德路便有文化街之称。

其五,略。

这样的花朵,应该是有的,但能否把观花者的忧伤情绪勾出来,还要看造化。戴望舒的丁香无疑是想象出来的。纯想象的事儿,好办。写出来又不能完全抛开想象的事儿,反而不好办。

忧伤的花,静静在某处等待。左等没人来,右等也没人来,只能自己叹一口气,怨知音无多,妙人太少。

## 有没有“忧伤的花”?

□王国华

一黑,刚酝酿好的情绪全都整没了。最好是平视,或呈45度角低于头部15厘米左右,方便事低头嗅之,以手触之,感受其渐渐蔓延过来的忧伤。其四,尽量不要耐痒。旱地植物普遍耐痒,有一种“哎呀妈呀,终于冲出来了”的狂喜和放纵。忧伤的植物定然娇气,似葬花黛玉,如蹙眉西施,不耐热不耐旱,还要有点潮湿,向戴望舒的意境稍微靠拢那么一下。

其一,颜色要偏暗偏浅,不宜太明亮,红、黄、粉首先排除在外,特别是大红、明黄等。其次,花瓣不宜太大太清晰。忧伤要有自由发挥空间,太确切的线条,画出条条框框,易消解了忧伤;但也不宜太太太细碎,若米粒、若豆粒等,如此,情绪突不出来。其三,生长位置不宜太高太低。太高了看不见,太低了,紧贴地面,大哈腰方见,身体不好的,脑袋一晃,眼前

怨知音无多,妙人太少

买花,也是为找乐子,振奋一下,没谁是为了痛哭一场。那么,有情绪低沉的花吗?有,白百合、白玫瑰、白色康乃馨、菊花等。它们表现出的是悲伤、悲戚,情绪明确,对象明确,但不是忧伤和愁怨。那么,到底有没有忧伤的花?我没有答案。原因是,我识花颇多,但确实不能一下子找出这么一种花。不过,可以列举以下“忧伤花”应该具备的几个要素:

我在文德路出生,小学、中学都是在文德路的学校念的,后来的工作单位也在文德路,在文德路整整待了五十多个年头。搬离文德路,是因为老家的房子已被拆,临时寄居于单位36平方米的房子,而单位随着整体搬迁有了房改房。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求之不得的,但一想到要搬离生活了半辈子的文德路,心中又有几分不舍。

虽说文德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文化街的味道已渐渐淡,后来拆迁变化也极大,但在我心里保留着许多和它相关的儿时记忆。许多发生在文德路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这也是城市的记忆、历史的记忆。盘活它,有趣,有味。且听我一道来。



1948年,岭南国画名家六人书画展在广州市文德路的中山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举办,留下杨善深、陈树人、高剑父、黎葛民、关山月、赵少昂(从左至右)六人在图书馆门前的合照,上有签名于迹

吾友发言:“英国一个诗人嘲笑济慈,说他没见过夜莺半根毛,却写出了《夜莺颂》。我怀疑戴望舒也没见过丁香,却写出了《雨巷》。这都是对的,大诗人特质,就是无中生有(非贬义)。但我们瓜众要实事求是,不要以讹传讹,丁香是欢乐之花,高雅之花,华贵之花,不是凄凄惨惨戚戚之花。”这么说吧,绝大多数花朵都是和欢快、喜庆画等号的。人们寻花